

作家的本土经验和世界眼光缺一不可

□本报记者 王 觅

进入新世纪以来,人们更加深切地感受到,全球一体化的浪潮正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而愈发汹涌地席卷而来。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作家在进行文学创作时也就无法像原先一样只注重本土经验,而是需要拥有更为广博的世界眼光。对于如何较好地处理这二者之间的关系,一些青年作家表达了各自的看法。

艾玛说,鲁迅先生当年就曾指出,既要克服对本民族文化的盲目性,又要克服对外来文化的盲目性,只有打破了这两重桎梏,才能不至于落后,不至于丧失自我。这个告诫也适用于文学创作,到今天依然值得我们倾听。她谈到,本土经验毫无疑问是中国文学的根基。各民族历史经验的差异性 是客观存在的,这就注定我们不能用非本土的演进模式来书写本土经验,因为好的文学作品总是立足于本土,以非常明确的方式道出各个民族和时代的思想与情感。但是,我们不能让人一提起中国文学就联想到特殊经验。近现代以来,世界资源为中国文学的本土书写输入了新鲜的血液,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发展历程足以说明这一点。不管写什么,也不管怎么写,缺乏对当下人类共同境遇的探究、缺乏足够的思想深度与精神维度、没有普遍性关涉的本土化叙事是行不通的,这样的作品不能引起人们的共鸣。从这一点来说,相对开阔的多维视野对一个作家也是非常重要的。

张运涛对此有相似的看法。他认为,本土经验是作家书写的源泉。作家站在历史与现实的交叉点上,映照历史,反思当下。他们坚守自己的本土经验,写出自己对社会的反思与疑问,这样的作品才有旺盛的生命力,才有照亮前路的精神之光。可以说,本土经验决定了作家作品的民族性和时代性。同时,作家也要跳出狭隘的个体,书写整个人类的困惑与迷惘。作家可以书写地理意义上的小镇山村,但作家的情怀不能狭窄。作家应该跳出本民族的某些囿困,成为世界性的知识分子。当一个作家真正做到立足本土放眼世界时,作家的本土经验就超越了民族的局限。因此,掌握一门外语就显得很有必要。如果说走出书房是作家贴近生活的第一步,学习母语之外的语言则是作家走向世界的工具,也是作家突破自我、超越自我的武器。语言虽有差异,但都可以体现全人类认同的审美价值。作家的责任除了再现历史外,更重要的是思考如何用绵绵不绝的人性之光去光耀人类。

戴荣里谈到,每个作家都生活在现实之中,而现实生活闪现的是不同的文化元素。当我们看到世界在多元文化的冲击和信息浪潮的影响下呈现更加急速的变化,我们会为

我们的写作选择而困惑。世界是结构性的,文化也是结构性的,虽然文化自身的意蕴不容易让我们觉察这种结构,但在传承的过程中,文化的结构性已悄然形成。当我们吸收、承接本民族的文化时,这种结构性构成也会无形中融入文学创作中。世界文化的多元呼唤无法阻止作家探究独立风格 的脚步,作家就是在这种文化的多元结构中探索着自己前行之路。但这并不是说作家可以成为一个守旧的分子,一个躲在田园里的自鸣得意者、一位无视世界先进文化的消极探索者。优秀的作家会主动顺应世界文化发展的潮流,那些全人类共通的文化结构正是作家追求的内涵所在。一个追求国际化的作家,绝不会是一个满足流畅阅读异国语言的肤浅之辈,而应是追求人类共同欣赏的文化结构并化为自身艺术实践的人。在世界级的文化追求中,那些本土经验才能成为激活作家崇高思维的催化剂。

在马小淘看来,写作本身就是面向全世界的。因为文学不是对琐碎故事的描述,它的终端是心灵,而丰富的心灵是跨文化的。一个人的视野、阅历和对世界的认知经由作品被传递出来,而文学作品具备超越种族、宗教、时空的力量。她说,从我自己的亲身经历来看,尽管20岁之前没出过国,我却并不感到闭塞,是阅读让我接纳了世界的丰富饱满。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为我开启了另一个炫目而丰盛的世界,我发觉纵使永在方寸之地亦可遥望无尽的远方,怀揣书籍使我可以轻巧地感知天下,成为永不落伍的井底之蛙。后来,当我在意大利寻访但丁故居,在西班牙参观堂·吉珂德与桑丘的雕塑时,这些初来乍到的地方并没有给人陌生的感觉。但丁、塞万提斯这些文学的巨人不属于我们的时代、我们的国家,但却好像一个了不起且十分亲切的邻居,陪伴我成长了很多年。我甚至无需指引,就能从那些青铜雕像上认出那些杰出的艺术家,万水千山之外,没有一点陌生感。最近我正在读裘帕拉希利的小说,她生在英国、长在美国,作为印度人的后裔,她的小说浸染着印度文化的细胞,涉及了很多移民及他们的后代面临新文化时的迷茫和困顿。仿佛两个世界的译者,这种矛盾冲突让她的作品气质独特、动人心魄。可见,作家落笔于地域文化的差异,却以拔高的视角超越了这种差异。

白琳回忆道,大学时教翻译课的老师是研究张爱玲的专家,因此课堂上能够了解到张爱玲的文章中哪些好句子是直接来源于英文的俗语或谚语。白琳认为,成就张爱玲出众才华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她将从西方文学的大量阅读中汲取

李冰谈“走转改”时强调

把深入生活和文学创作对接起来

本报讯 自去年8月“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开展以来,全国宣传思想文化战线广大工作人员深入一线,扎根基层,情系百姓,把握社会脉搏,回答时代命题,推出了一批文化精品,产生了良好社会反响。今年第2期《党建》杂志约请宣传思想文化战线12位负责人从不同角度谈“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的收获、体会与感悟。

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副主席李冰谈到,“走转改”活动开展以来,广大文学工作者热烈响应。他们深入基层、融入群众,记录社会变迁、描绘时代风貌、反映群众心声、讴歌人民创造,人民群众拍手叫好。“走转改”活动推动文学工作者进一步树立群众观点、坚持群众立场、贯彻群众路线。

李冰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阐释了文艺“为群众”以及“如何为群众”等重要问题,号召文学

的语言与思考,巧妙地隐藏在丰富的民族地域文化和扎实的传统文学基底之中。作家的文学想象与创作始终都离不开本土经验这一大的坐标系,但也总是会随着世界眼光的开阔而发生改变。20世纪以来,世界文学的大门在中国作家面前打开了,而传统文学的根基却慢慢消解。一些作家虽保持着大量阅读的习惯并热衷学习,却在写作时处处流露出翻译体的痕迹,他们失去了国学的基底,仅仅从外国文学潮流中寻找模仿、借鉴的对象,这种创作态度与理念令人不解。作为现代作家,当然要以世界的眼光来看文学,通过分析比较从而更好地认识我们的优势与局限。但如果一个作家没有足够的本土文化基础与体验却要大胆放眼看世界,就如同失去了基本的思考与判断,所看、所学、所用也就都无从谈起了。

多年从事文学编辑的张鸿发现,当下的中国文学写作有两种不良的发展趋势值得注意:一是照搬西方文本的模式和对西方文学的饕餐;二是死守本土,拼命重复自己和别人,竭力找到一条能迅速出名的路径,却失去了自己。作家应该做一个圆规,定好自己的点,之后随意地辐射出去,渐行渐远。在这一路上,腿脚不停,大脑和心思也不停。而这个点就是自己的本土文化。如果想要安分地写作,那就好好地埋头写,即使叙述粗糙幼稚,但其中本土固有的文学经验还是通过大量的无意识结构而存留下来,并形成了作品的基本人性和文学性。当然,还要重视由语言所辐射出的修辞、形式与风格的脉络,重视生活中那些新生的事物,而且不能丢了自己的思想。正所谓再小的角落也能写出大文章。

曹谁表示,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激烈变化的时代中,东方和西方、古老和现代、高雅和通俗等因素都激烈碰撞,中国作家应当将我们的体验通过文学传播向世界。中国文化或文学走向世界,语言是一大问题,不过最关键的是整个文化系统所体现出的综合生命力。随着中国的综合国力及中华文化影响力的扩大,汉语文学自然会水涨船高,因为通过翻译理解一种文化或文学是迫不得已的事,汉语言文学只有在汉语中才能被真正理解。中国当代的作家应如学贯中西的前辈一样精通一门西方主流语言,以发现那些曲折隐藏在语言中的文化的精义,从而了解真正的西方文明。还要翻译更多优秀的中国作品到世界其他地方,同当下国外的作家多多进行交流,这样才能真正融入这个全球化的世界中。此外,更重要的是要在写作中考量整个人类的文明,合璧东西、融合古今、合一天人,在我们的作品中让本土体验扩大化为世界经验。

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尽管70年后时代不同了,文学工作者队伍也更新换代,但今天开展“走转改”活动所要解决的仍然是“为什么人的问题”。当前文学创作环境良好,可是一些作家在创作时却感到“底气”不足,对现实生活的主流和本质把握不住。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接地气”,不同程度地脱离群众、脱离现实生活。倡导作家深入生活、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是克服肤浅和浮躁的良药,是一切进步文艺工作者的艺术生命之所在,是社会主义文学事业兴旺发达的根本道路。

李冰说,按照“走转改”的要求,中国作协采取多种措施,支持和帮助作家把深入生活作为创作的一种常态,化为作家自己内在的要求。我们组织作家队伍进工厂、进农村、进军营、进学校采访采风,特别是“走进红色岁月”采访采风活动和赴汶川、玉树地震灾区采访创作活动,许多作家亲历现场,深入挖掘,心灵深受震撼,形成了一批有分量的选题,产生了一批优秀的作品。今后我们要继续引导作家走得出、沉得住、蹲得住,在以往行之有效做法的基础上,开辟组织作家深入生活的新途径新方式,使深入生活与创作需要更紧密地对接。

本报讯 2012年第十四届中国人口文化奖(文学美术摄影类)评选活动日前正式启动,包括文学、美术、摄影、人口计生宣传品4类作品,评选活动计划在6月底前完成。

此次活动由国家人口计生委主办,中国人口文化促进会、中国作家协会、中国美术家协会联合承办,中国摄影家协会为支持单位。参评作品要求体现有利于全面做好人口工作,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有利于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均衡发展 and 可持续发展;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建设特别是家庭美德建设;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要求坚持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相统一,构思新颖,主题鲜明,艺术视角独特,艺术形象生动,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富有时代气息和民族特点。

中国人口文化奖是经中宣部批准的全国性综合类文艺奖项,自1993年举办以来,为弘扬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传承优秀中华民族美德,宣传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积极倡导婚育新风,激励文化艺术界及人口计生系统文艺创作热情,营造大联合大宣传及创作更多人口文化题材艺术精品的良好氛围,发挥了积极作用。本次评奖共设6个一等奖、18个二等奖、30个三等奖以及若干优秀奖。(任 雯)

百年文化老字号“回”上海

据新华社电 商务印书馆、人民音乐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等中国出版老字号,今年集体重返诞生地上海。“回家”之际,这些老字号与它们昔日的守护者再续前缘。

诞生

20世纪初,上海苏州河北岸的虹口地区就已成为中国现代出版印刷业聚集地之一。

1897年,商务印书馆成立于上海,是中国历史悠久的出版机构,与北京大学一同被誉为中国近代文化的“双子星”。1907年,商务印书馆印刷总厂和编译所新址选定闸北与虹口交界的宝山路。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随着中国出版印刷业快速发展,商务印书馆每年的经济增长率达30%。

与之相仿,作为中国现代音乐出版的缩影,人民音乐出版社前身万叶书店,拥有70多年历史。1938年7月1日,在上海苏州河北岸的海宁路成宁里11号,“万叶书店”诞生。

劫难

对于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而言,战火是出版印刷业的天敌。

1932年初,“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在日军对上海的空袭中,中国现代文化发展的重要地标——商务印书馆成为重点打击对象,其总务处、编译所、印刷总厂和东方图书馆等毁于日军袭击引燃的大火中。

商务印书馆创始者张元济的孙子张人凤说,“一·二八”事变中商务印书馆遭遇的大火太惨烈,大量善本付之一炬,熔毁的排版铅字后来凝固在下水道里,场面惨不忍睹,当时消防紧急救火,也是杯水车薪。

“我当时是初中生,住在淮海路,那时叫霞飞路,商务印书馆炸毁后扬起的纸灰,一直飘到我家阳台上,那场面至今无法忘记。”93岁高龄、亲历“一·二八”的上海市政府参事杨小佛回忆说。

“回家”

抗战爆发后,商务印书馆处于颠沛流离状态,其机构辗转长沙、重庆、香港等地,直至战争结束才迁回上海。新中国成立后,为了适应全国出版事业发展需要,商务印书馆、万叶书店等陆续迁往北京。

今年1月,商务印书馆等老字号通过设置分支机构、出版中心等方式重返上海,选址依然是虹口区,并集中命名为“中国出版蓝桥创意产业园区”。老一代出版人感慨,这是一次“回家”之旅。

新中国成立前曾守护这些文化老字号的“上海第二消防队”,如今称为上海虹口消防支队。直至今日,这支消防队的队史陈列室里依然保存着商务印书馆的老照片;支队下辖虹口中队 的驻地仍保留着一座具有百年历史的消防瞭望塔,与商务印书馆等旧址遗迹遥遥相望。

龙年新春,商务印书馆等百年文化老字号与虹口消防支队“结对”共建,开启新的出版征程。虹口消防支队副支队长王泓燕说,斗转星移,守护中国书业老品牌的重任落在新一代消防队员肩上。(许晓青 陈夏阳)



韩美林国博开讲《天·地·人·艺》

本报讯(记者 颜 慧) 2月2日,艺术家韩美林在北京中国国家博物馆举行了《天·地·人·艺》艺术讲座。本次讲座是韩美林国博个人艺术大展系列活动之一,旨在通过艺术家与观众的直接交流弥合观众的认知差异,以便大众更好地理解韩美林和他的艺术。

道法自然、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主体。古老的东方哲学认为,人类只是天地万物的一个部分,人与自然是息息相通的一体,而艺术就是人在和谐基础上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而绘制的花朵。韩美林一直从传统文化中寻觅艺术核心价值和审美意蕴,他的作品无论是内容、表现形式还是蕴含的主题思想,无不存留着传统文化中天人之际、合而为一的哲学基因。天地有大美而不言,艺术家应该充分领会自然之美,巧妙融入人的匠心,创造出蕴含天地灵气和人力精华的作品。

在讲座中,韩美林以人与自然为切入点,深入探讨自己的艺术观。整场讲座并不局限于艺术,而是放眼自然、历史、社会这个浩瀚星空,信手拈来,纵横捭阖,以一个艺术家生动、俏皮、朴质、单纯的视角评点实事,寄托艺术家的社会责任感。韩美林的讲座闪烁着思维的火花,发人深省,使听众获益良多,互动中的精彩提问和“韩式”诙谐幽默也引来阵阵笑声,让观众们在轻松、祥和的氛围中经历了一次美育,并充分感受到了韩美林的大师风范和艺术风骨。

首批国家级非遗生产性保护基地在京授牌

本报讯 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授牌仪式近日在京举行,全国共有41家企业和单位入选。在生产性保护工作实践中,他们把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放在首要位置,坚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本真性、完整性及核心技艺的保护,积极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记录、保存、保护、展示、宣传、教育等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是指以保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真实性、整体性和传承性为核心,借助生产、流通、销售等手段,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资源转化为文化产品的保护方式。文化部副部长赵少华表示,生产性保护的重点是保护,而不是生产性的开发。为了加强对示范基地开展非遗生产性保护工作的管理,文化部将研究制定《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命名管理办法》,对急于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或过度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企业与单位,将予以撤销示范基地标牌,并向社会公告。

为推动非遗生产性保护工作深入开展,文化部等单位还于2月5日至15日在北京全国农业展览馆举办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成果大展。展览以首批41家国家级非遗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为主,从全国选取了180多项非遗生产性保护成效显著的传统技艺、传统美术、传统医药类项目参展,囊括了中国刺绣、玉雕、剪纸、印刷等领域最能体现中华文化特色的技艺项目,邀请了160余名国家级非遗项目传承人和工艺美术大师现场展示精湛技艺。展览期间还将举行铜梁龙舞、浙江九狮图、海阳大秧歌、京西太平鼓等具有浓郁节庆气息的非遗项目演出。

(黄尚恩)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亮相联合国总部

据新华社电 由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和中国文化艺术基金会共同举办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2月1日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来自中国的400余名演员登台献艺,民乐、舞蹈、相声、短剧等节目来自世界各国的观众进一步了解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瑰丽多姿,认识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李保东在演出致辞中说,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文化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记录了人类不同族群、不同文明的艺术成就和发展进程。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社会的重要任务。他表示,联合国一直倡导保护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国政府也为此作出了不懈努力和重要贡献。

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米吉罗说,联合国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并强调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对社会和谐、和平的贡献。

当晚,联合国大会会议厅里座无虚席。演出在吹拉弹唱《瑶族舞曲》中拉开序幕,悠扬的中国地方民乐合唱及合奏既让人耳目一新,也让观众感受到喜庆、祥和的春节气氛。凤阳花鼓、皮影戏等精彩纷呈的中国艺术节目更是博得了经久不息的掌声。

此次“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时长近3个小时,演出在掌声如潮中落幕。各国常驻联合国外交官、联合国职员、各界友人等1400多人观看了演出。

图为中国舞蹈家陈爱莲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上表演舞蹈《天路》

